

長
湖
堤
畔

長湖堤畔

小說

劉大奎編

序

楊振聲

甚麼風雲水月花鳥虫魚等等，並未曾格外同我要好，使我歡喜他；也並未曾格外同我過不去，使我討厭他。但是我見了風雲水月花鳥虫魚等等，徧徧要歡喜他或是討厭他。此並未風雲水月花鳥虫魚等等本身，有何可喜可厭處，乃先生自家多事耳。也並非先生自家多事，實是生來不盲目，便不能不好好色：生來不重聽，便不能不惡惡音。再推至其他一切感情，都不是先生有心如此，只是個生來這般，不得不然。

既是生來這般，不得不好不惡不動於其他一切情感，則因此好惡及其他一切情感所發生之歌笑叫哭長歎低吟，正如蝦蟆夜叫，小鳥晨鳴；因情生感，有感思動；也只是個生來這般，不得不然。

却說蝦蟆叫罷，小鳥鳴已，其傳情聲波，俱隨晚風晨霧，消歸鳥有。如蝦蟆小鳥，亦更毫無所爲。而人們徧徧多此牽掛。既已歌笑叫哭長歎低吟矣；滿可放手作

罷，不再管他。偏偏又要糟蹋紙墨，留作後患。既已糟蹋紙墨，留作後患矣；滿可於無人處，重翻舊案，再演一番歌笑叫哭也就罷了，偏偏又要妄災梨棗，嫁禍於人。這真是遠不如蝦蟆之大度，小鳥之忘情了。但是但是，假使蝦蟆小鳥中也出了倉頡，自象其迹，造出鳥文蝦蟆篆來，吾又安知小鳥與蝦蟆不盡日間搖頭鼓腹，蛟文嚼字，弄出汗牛充棟的經史子集來呢？反之人們而如蝦蟆小鳥之單純無辜，吾又安知其不如有感時，跑到河濱，爬上樹梢，伸長頸子叫兩聲就完事呢？總之生來這般，蝦蟆小鳥之毫無所謂，是個不得不然；人們之多所牽掛，也是個不得不然。

這本合刊的小冊子，既因不得然而有感，因不得然而有言，又因不得不然而留作偶然聚集之紀念。那末，讀了高興呢，要謝不得不然；讀了不高興呢，要罵不得不然；因為我們大家，都只是不得不然而然的。

十四年十月武昌

目錄

序	小春天氣	秋柳	送仿吾行	性的等分線	三七晚上	二人	河邊草	病貓	玉蘭的酬謝	別情
---	------	----	------	-------	------	----	-----	----	-------	----

振聲	達夫	達夫	達夫	盜平	資平	資平	振聲	大杰	大杰	大杰
----	----	----	----	----	----	----	----	----	----	----

老刑捕房附近

梅花落地

姊嫁之夜

雲

秉

靈

翼

球

鳳

小春天氣

郁達夫

與筆硯疏遠以後，好像是經過了不少日數的樣子。我近來對於時間的觀念，一點兒也沒有了。總之案頭堆着的從南邊來的兩三封問我何以老不寫信的家信，可以作我久疏筆硯的證明。所以從頭計算起來，大約自我發表最後的一篇整個兒的文字到現在，總已有一年以上，而自我的右手五指，拋離紙筆以來，至少也得有兩三個月的光景。以天地之悠悠，而來較量這一年或三個月的時間，大約總不過似駱駝身上的半截毫毛，但是由先天不足，後天虧損——這是我們中國醫生常說的話，我這樣的用在這裏，請大家不要笑我——的我說來，渺焉一身，寄住在這北風涼冷的皇城人海中間，受盡了種種欺凌侮辱。竟能安然無事的經過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却是一種摩西以後的最大奇蹟。

回想起來，這一年的歲月，實在是悠長得很呀！綿綿鐘鼓初長的秋夜，我當衆

人睡盡的中宵，一個人在六尺方的臥房裏踏來踏去，想想我的女人，想想我的朋友，想想我的暗淡的前途。曾經熏燒多少枝的短長烟捲？睡不着的時候，我一個人拿了蠟燭，幽影幽手的跑上廚房去燒些風雞糟鴨來下酒的事情，也不止三次五次。而由現在回顧當時，那時候初到北京後的這種不安焦燥的神情，却祇似兒時的一場惡夢，相去好像已經有十幾年的樣子，你說這一年的歲月對我是長也不長？

這分外的覺得歲月悠長的事情，不僅是意識上的問題，實際上這一年來我的肉體精神兩方面都印上了這人家以爲很短而在我却是很長的時間的烙印。去年十月在黃浦江頭送我上船的幾位可憐的朋友，若在今年此刻，和我相遇於途中，大約他們看見了我，總祇是輕輕的送我一瞥，必定仍復不改常態地向前走去。（雖則我的心裏在私心默禱，使我遇見了他們，不要也不認識他們！）

這一年的中間，我的衰老的氣象，實在是太急速的侵襲到了，急速的，真真是恨急速的。『白髮三千丈一流的』誇張的比喻，我們暫且不去用牠，就減之又減的

打一個折扣來說罷，我在這一中間，至少也的確的確的長了十歲年紀。牙齒也掉了，記憶力也消退了，對鏡子剃削鬚髭的早晨，每天都要很驚異地往後看一看，以爲鏡子裏反映出來的，是別一個站在我後面的沒有到四十歲的半老人。腰間的皮帶，儘是一個窟窿一個窟窿的往裏縮，後來現成的孔兒不夠。却不得不重用鑽子來新開，現在已經開到第二個了。最使我傷心的，是當人家凌我侮辱我的時節，往日很容易起來的那一種憤激之情，現在怎麼也鼓勵不起來。非但如此，當我覺得受了最大的辱悔的時候，不曉從何處來的一種滑稽的感想，老要使我作會心的微笑。不消說年青時候的種種妄想，早已消磨得乾乾淨淨，現在我連自家的女人小孩的生存，和家中老母的健否等問題都想不起來，有時候上街去雇得著車，坐在車上，只想車夫走向向陽的地方去——因爲我現在忽而怕起冷來了——慢一點兒走，好使我飽看些街上來往的行人和組成現代的大同世界的形形色色。看倦了，走倦了，跑回家來，只思弄一點美味的東西吃吃，並且一邊吃，一邊還要想出如何能穀使這些美味的東

西吃下去不會餓，脹的方法來，因為我的牙齒不好，消化不良，美味的東西，老怕不能一天到晚不間斷的吃過去。

二

現在我們在這裏所享有的，是一年中間最好不過的十月。江北江南，正是小春的時候。況且世界又是大同，東洋車，牛車馬車上，一閃一閃在微風裏飄蕩的，都是些除五色旗外的世界各國的旗子。天色蒼蒼，又高又遠，不但我們大家酣歌笑舞的聲音，達不到天聽，就是我們的哀號狂泣，也和耶和華的耳朵，隔着蓬山幾千萬疊，生逢這樣的太平盛世，依理我也應該向長安的落日，遙進一杯祝頌南山的壽酒。但不曉怎麼的，我自昨天以來，明鏡似的心裏，又忽而起了一層翳障。

仰起頭來看看青天，空氣澄清得怖人，各處散射在那裏的陽光，又好像要對我說一句什麼很可怕的話，但是因為愛我憐我的緣故不敢馬上說出來的樣子。腳底下鋪着掃不盡的落葉，忽而索落索落的響了一聲，待我低下頭來，向發出聲音來的地

方望去，又看不出什麼動靜來了，這大約是我們庭後的那一顆大槐樹，又擺脫了一葉負擔了罷。正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家裡的人，都出去了，我因為孤零了一個人，在屋裡坐不住，所以才踱到院子裏來的，然而在院子裏站了一忽，也覺得沒有什麼意思，昨晚來的那一點小小憂鬱，仍復籠罩在我的心上。

當半年前，每天只是憂鬱的連續的時候，倒反而有一種餘裕來享樂這一種憂鬱，現在連快樂享受不了的我的脆弱的身心，忽而沾染了這一層雖則是很淡很淡但也好像是很深的隱憂，只覺得坐立都是不安。沒有方法，我就把香烟連續的吸了好幾枝。

是神明攝理呢？還是我的星命的佳會？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門鈴兒響了。小朋友G君，背了水彩畫具畫架進來說：

『達夫；我想去郊外寫生，你也同我去郊走走吧！』

G君年紀不滿二十，是一位很活潑的青年畫家，因為我也很喜歡看畫，所以他老上

我這裏來和我講些關於作畫的事情。據他說『今天天氣太好，坐在家裏，太對大自然不起，還是出去走走的好。』我換了衣服，一邊和他走出門來，一邊告訴門房『中飯不來吃，叫大家不要等我』的時候，心裏所感得的喜悅，怎麼也形容不出來。

三

本來是沒有一定目的地的我們，到了路上，自然而然的走向西去，出了平則門。陽光不問城內城外，一例的很豐富的灑在那裏。城門附近的小攤兒上，在那裏攤開花生來的小販，大約是因爲他穿着的那件寬大的夾襖的原因吧？覺得也返映着一味秋氣。茶館裏的茶客，和路上來往的行人，在這樣和煦的太陽光裏，面上總脫不了一副貧陋的顏色，我看看這些人的樣子，心裏又有點不舒服起來了，所以就叫君避開城外的大街沿城折往北去。夏天常來的這城下長堤上，今天來往的大車特別的少。道旁的楊柳，顏色也變了，影子也疎了。城河裏的淺水，依舊映着晴空，返射着日光，實際上和夏天並沒有什麼區別，但我覺得總有一種寂寥的感覺，浮在水

面。抬頭看看對岸，遠近一排半凋的林木，縱橫錯列在空中。大地的顏色，也不似夏日的寵葱，地上的淺草，都已枯盡，帶起淺黃色來了。法國教堂的屋頂，也好像失了勢力似的，在半凋的樹林中孤立在那裏。與夏天一樣的，只有一排西山連亘的峯巒。大約是今天空氣格外澄鮮的緣故罷，這排明褐色的屏障，覺得是近得多了，的確比平時近得多了。此外彌漫在空際的，只有明藍澄潔的空氣，悠久廣大的天空和飽滿的陽光，和暖的陽光。隔岸隄上，忽而走出了兩個着灰色制服的兵來。他們拖了兩個斜短的影子，默默的在向南的行走。我見了他們想起了前幾天平則門外的搶劫的事情，所以就對G君說：

『我看這裏太遼闊，取不下景來，我們還是進城去吧！上小館子去吃了午飯再說。』G君踏來踏去的看了一會，對我笑着說：『近來不曉怎麼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神秘的靈感，常常閃現在我的腦裏。今天是不成了，沒有帶顏料和油畫的傢伙來，』他說着用手向遠去教堂一指，同時又接着說：

『幾時我想畫畫教堂裏的宗教畫看。』

『那好得很啊！』

貓貓虎虎的這樣回答了一句，我就轉換方向，慢慢的走回到城裏來了。落後了幾步，他也背着畫具，慢慢的跟我走來。

四

喝了兩斤黃酒，吃得滿滿的一腹，我和G君坐在洋車上，被拉往陶然亭去的時候，太陽已經打斜了。本來是有點醉意，又被午後的陽光一烘，我坐在車上，眼睛覺得漸漸的朦朧起來。洋車走盡了粉房琉璃街，過了幾處高低不平的新開地，交入南下窪曠野的時候，我向右邊一望，只見幾列鱗鱗的屋瓦，半隱半現的在西邊一帶的疏林裏跳躍。天色依舊是蒼蒼無底，曠野裏的雜糧，也已割盡，四面望去，只是洪水似的午後陽光和遠遠躺在陽光裡的矮小的壇殿城池。我張了一張睡眼，向周圍望一圈，忽笑向G君說：

『秋氣滿天地，胡爲君遠行，這兩句唐詩真有意思，要是今天是你去法國的日子，我在這裏餞你的行，那麼再比這兩句詩適當的句子怕是沒有了，哈哈……』

只喝了半小杯酒，臉上已漲得潮紅的G君也笑着對我說：

『唐詩不是這樣的兩句，你記錯了吧！』

兩人在車上笑說着，洋車已經走入了陶然亭近邊的蘆花叢裏，一片灰白的毫芒，無風也自己在那裡作浪。西邊天際有幾點青山隱隱，好像在那裏笑着對我們點頭。下車的時候，我覺得支持不住了，就對G君說：

『我想上陶然亭去睡一覺，你在這裏畫吧！現在總不過兩點多鐘，我睡醒了再來找你。』

五

陶然亭的聽差的來搖我醒來的時候，西窗上已經射滿了紅色的殘陽。我洗了手

臉，喝了二碗清茶，從東面的台階上下來，看見陶然亭的黑影，已經越過了東邊的道路，遮滿了一大塊道路東面的蘆花水地。往北走去，只見前後左右，儘是茫茫一片的白色蘆花。西北抱冰堂一角，擴張著陰影，西側面的高處，滿掛了夕陽最後的餘光，在那裏催促農民的息作。穿過了香塚鸚鵡塚的土堆的東面，在一條淺水和墓地的中間，我遠遠認出了G君的側面朝着斜陽的影子。從蘆花舖滿的野路上將走近G君背後的時候，我忽而氣也吐不出來，向西的瞪目呆住了。這樣偉大的，這樣迷人的落日的遠景；我覺從來沒有看見過。太陽離山，大約不過盈尺的光景，點點的遙山，淡得比春初的嫩草，還要虛無縹渺。監獄裏的一架高亭，突出在許多有諧調的樹林的枝幹高頭。蘆根的淺水，滿浮著蘆花的絨穗，也不象積雪，也不象銀河。蘆萍開處忽映出一道細狹而金赤的陽光，高衝牛斗。同是在這返光裏飛墮的幾簇蘆絨，半邊是紅，半邊是白。我向西呆了幾分鐘，又回頭向東北三面環眺了幾分鐘，忽而把什麼都忘掉了，連我自家的身體都忘掉了。

上前走幾步，在灰闇中我看見G君的兩手，正在忙動。我叫了一聲，G君頭也不朝轉來，很急促的對我說：

『你來，你來，來看我的傑作！』

我走近前去一看，他畫架上，懸在那裏，正在上色的，並不是夕陽，也不是蘆花，畫的中間，向右斜曲的，却是一條顏色很沈滯的大道。道旁是一處陰森的墓地，墓地的背後，有許多灰黑凋殘的古木，橫叉在空間。枯木林中，半彎下弦的殘月，剛昇起來，冰冷的月光，模糊隱約的照出了一隻停在墓地樹枝上的貓頭鷹的半身。顏色雖則還沒有上全，然而一道逼人的冷氣，從這幅未完的畫面直向觀者的臉上噴來。我促緊了眉峯，對這畫面靜看了幾分鐘，抬起頭來正想說話的時候，覺得太陽已經完全下山了，四面的薄暮光景也比一刻前促迫了。尤其是使我驚恐的，是我抬起頭來的時候，在我們的西北的墓地裏，也有一個很淡很淡的黑影，動了一動。我默默的停了一會，驚心定後，再朝轉頭來看東邊天上的時候，却見了一痕初五六